

卷之三

卷之三

紅樓夢卷四十七

第四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猷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已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

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鬼子滿眼了你还怕他使性字我聞得你还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甚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爾買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个媳婦雖然幫着也是天天丢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

了來該添甚麼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這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还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按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太太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甚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

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他們又弄了甚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甚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了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也都散了了頭忙答應找去了衆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了鬢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了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一只

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着只得和這小了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偕們鬪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偕們一處坐着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偕們娘兒四個鬪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偕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

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鬪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悄悄是張甚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

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  
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可不是這樣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着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數了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倒底小氣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矩規鴛鴦代洗牌的因

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人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了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了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數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裏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氣也不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

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止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道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畧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

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  
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  
又填眼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  
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  
發了人去儻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  
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到  
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  
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  
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盃茶  
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方便沒躲過賈母

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  
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  
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 預備  
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  
陪笑道見老太太頑脾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  
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  
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阿也不  
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甚麼好下流種  
子你媳婦和我頑脾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  
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眾人都笑了鴛鴦笑

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  
是我那裡記得甚麼抱着背着呢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  
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  
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  
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  
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牕外站着悄  
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  
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攔在我和太太  
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  
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

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搵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  
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  
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  
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  
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搆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  
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  
下這裡鬧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  
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  
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  
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



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的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兵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日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致眠花卧柳

吹笛彈箏無所不爲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走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

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墳站不住我背着家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畧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沖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沖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

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

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回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了爲是只是你要果眞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至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顏尙榮的臉面只得忍了一忍

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趑趑着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甚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避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也斜着照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下處偕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

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馱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甚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俗們席上日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

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的，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歇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

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偕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鏜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已便倒下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來又被湘蓮用腳尖點了一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

爲甚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嘍嘍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淨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湘蓮

道不用拉傍人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甚麼你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又一拳薛蟠噉了一聲便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噉噉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膾膾怎麼喝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噉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膾膾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

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熏壞了我說着丟下薛蟠便牽馬認燈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廝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象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

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攪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倚角上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趲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關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苦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賈珍也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

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甚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偕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做大事告訴衆人

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  
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眾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  
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倒底是你想得到我一時氣糊塗  
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  
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  
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  
媽喝任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  
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聽  
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若不鬪牌邢夫人如何回去衆人如何又來是  
文章借景脫卸法又借鳳姐戲謔了結鴛鴦一案  
賴大家一席不但探春異日興利除弊派人管園于  
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蓮救薛蟠尤三姐自刎等  
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蓮同秦鍾相好寶玉蓮蓬是借境補寫

寶玉因在馮紫英家私同蔣理互換腰巾致受痛責  
薛蟠亦因在賴大家誤認湘蓮致遭毒毆遙遙相照  
湘蓮向寶玉說眼前就要出門相見此時湘蓮心中  
已早有算計薛蟠之念



薛蟠要同湘蓮打官司薛姨媽要告知榮府若無寶釵勸住不能了結借金撇開不但有隨起隨落之妙且爲後文湘蓮救薛蟠地步

紅樓夢卷四十七終

紅樓夢卷四十八

第四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饒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三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裡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

賣除去關稅花消外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  
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避一年半載  
又沒處去躲天天糝病也不是事况且我長了這麼大文  
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戡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  
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  
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  
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  
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  
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  
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歹守着我我

還能放心些况且也不用這買賣等不着這幾百銀子用  
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  
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  
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麼  
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手况  
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僭們和他是世家我同他  
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  
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  
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私自打點了  
走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

續傳新樓夢  
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  
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裡說着好聽到了外頭  
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  
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政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  
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是管怕他不知世  
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年還是這個樣  
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着丟了一千八百銀  
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幫着他也未必好意思  
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  
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着舉眼

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  
媽聽了思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  
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  
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  
着牕子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  
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  
卽刻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  
之不盡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  
個年老的嫗嫗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  
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

續修系林堂  
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元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饒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嫗嫗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卽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男

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做伴去我們園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着兩的鶯兒一個人不設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儻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着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老嫗嫗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

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着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輪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着這個工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

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香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裡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着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隣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

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着去了先從買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槩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爲了甚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甚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來的饑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

家裡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人都叫他做石叟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裡坐着拿出這扇子來畧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機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叟子說餓我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

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甚麼法子誰知那兩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了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敗產也不算甚麼能爲老爺聽了忽然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事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擧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了甚麼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

姨太太這裡有一種藥上捧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你得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畧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甚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

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這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也有對的極工的也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

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庚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首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鵝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



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畧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

去却是必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似字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裡到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是的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裡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爲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

有人只有幾顆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坐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也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烟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歎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離了你就做

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裡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呢若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畫兒他們聽見偕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歎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心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

寶玉笑道這怕甚麼古來閨閣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人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謫去謫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謫一首未謫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帳去你本來歎頭歎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歎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

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爰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放開胆子只管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

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執寶釵探春寶玉等聽見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唧唧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了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了一回來了歎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歎說可惜他這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甚麼有個不成的寶

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俗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象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作象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牕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

你看句句倒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還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牕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眾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眞詩魔了都是鬻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偕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裡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着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牕

上歪着睡午覺畫繪立在壁間用紗罩着眾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了  
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牀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着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笑道又是可嘆又是可是連忙喝醒了他問他得了甚麼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

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眾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眾人正笑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薛蟠出門寫得行李輝煌是遇盜之由所謂慢藏誨盜也

香菱係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觀園然是甄士隱之女

十二金釵之副必須聚集一處今因薛蟠出門搬進園中與寶釵作伴絕無牽強痕迹卽順寫學詩以便拉入詩社

賈璉受責原其根由已在賈赦要鴛鴦時

晴雯撕扇是恃寵撒嬌兩村訛扇是倚勢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賈赦之獲罪皆種於此扇子雖小可以扇風可以扇焰其爲禍頗大

賈赦打賈璉在平兒口中補出固省筆墨但若特地來說殊不得體故以要棒瘡葯爲由

香菱學詩實費苦心苦功是作者自然做詩工夫月

紅樓夢卷四十八終  
詩三首及黛玉等講究諸詩是作者教人做詩法則  
香菱第三首詩於夢中得來畢竟是紅樓夢中人暗  
相映照

紅樓夢卷四十八終

紅樓夢卷四十九

第四十九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咬臙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  
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  
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寒

綠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自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了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倒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了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

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或者我孀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都癸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壓壓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紈寡孀帶着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敘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媳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



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收了帶來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的李紈寶釵自然和孀母姊姊敘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衆人都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審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着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

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笑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來找寶玉因說偕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

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曾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裡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咍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尋好的去呢我們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着偕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老太太要養活剛纔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可真麼探春道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老太太

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偕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了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偕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裡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着雲了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偕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裡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

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偕們家住定了的儻或那三個要不  
在偕們這裡住偕們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  
裡住了偕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  
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  
空喜歡了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說着兄妹兩個一齊  
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賈母  
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間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  
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  
不必家去了園裡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  
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

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  
姐兒算着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  
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儻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總  
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  
的日期不算若是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  
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故教岫烟心性行爲  
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  
人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  
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惠  
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孀來了便不肯叫他外

續修蘇州府志  
頭去住那媼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  
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已定誰知忠靖  
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  
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  
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  
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李紈爲  
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  
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起年庚除李  
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不過十五六七歲皆大半同  
年異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

人及家中婆子了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姊妹兄弟  
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  
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  
話的那裡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興了沒晝沒  
夜的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受不得了  
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  
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  
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裡說的是甚麼怎是杜工部之沈  
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  
僻癡癡顛顛那裡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

人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斗篷金翠  
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裡的寶琴笑道因下雪  
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  
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就  
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  
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真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  
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  
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  
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  
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

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借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  
等多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没心却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  
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你竟認他做親妹妹罷湘雲又  
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  
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  
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由他怎麼  
樣他要甚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  
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這段福氣你倒去罷  
仔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  
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

你這話雖是頑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裡說手指着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裡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甚麼正經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尙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如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

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趕着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着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會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

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  
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  
難爲也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  
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  
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  
也沒的說了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  
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  
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  
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  
家口沒遮欄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

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  
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  
的你好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  
玉拭淚道近來我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年少了些的  
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  
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裡的小了頭子  
送了猩猩氈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  
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了頭走  
來請黛玉寶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描  
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縐面白狐狸皮

的鶴髦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條上罩了雪帽  
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大  
紅猩猩擅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哆羅呢對襟褂  
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邦絲的鶴  
髦邢岫煙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來  
了穿着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裡  
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着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裡大  
紅猩猩擅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  
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  
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瞧我裡頭打扮的一面說

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  
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袖小袖掩襟銀鼠短襖裡  
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肱褶子腰裡緊緊束着一條  
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官絛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顯得  
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  
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  
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日  
的正日已自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偕  
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思怎  
麼樣寶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



又無趣。家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該賞了。李統道我這裡雖然好。又不如蘆雪亭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偕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偕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了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該了。送到我這裡來。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算外。偕們裡頭二了頭病了。不算四了頭。告了假。也不算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數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統笑道。我心裡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

一早寶玉因心裡記掛着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牕尙掩。只見牕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牕簾。從玻璃牕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瑤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狍皮襖。罩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箋帶了金簪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裝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脚。

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却是妙玉那  
邊攏翠菴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  
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  
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  
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亭只見了頭婆子正在  
那裡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亭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  
之上帶幾個茅簷土壁橫籬竹牖推牕便可垂釣四面  
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迤邐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  
榭的竹橋了衆了頭婆子見他披簑帶笠而來都笑道我  
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

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  
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着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帶着觀  
音兜扶着個小了頭後面一個婦人打着一把青紬油傘  
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  
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  
來齊寶玉只饑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時的一  
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  
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  
新鮮鹿肉你們等着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  
拿茶泡了一盃飯就着野雞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

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願吃便叫留着鹿肉與他晚上吃罷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偕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裡弄着又吃又頑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亭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着只見李嬪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

裡商議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就是雲了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卽忙出來我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没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絲蒙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着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來爲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着

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錫子三個人圍着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爲異寶琴等及李嬌娘深爲罕事探春與李紈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等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穀湘雲一面吃又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烏靨裝站在那裡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道怪腌臢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好吃的狠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

愛吃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了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罷小了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羣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亭遭劫生生被雲了頭作踐了我爲蘆雪亭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甚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搥上些以完此劫說着吃

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蠲子時却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  
找了一番踪跡全無衆人都咤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  
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  
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着又問你們今兒做甚麼詩  
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  
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着做幾個  
好的預備着正月裡頑說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  
盤果菜俱已擺齊了牆上已貼出詩題韻腳格式來了寶  
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卽景聯句五言排律一  
首限二簫韻後面尙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  
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個次  
序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第三首月詩固好然一片砧聲五更殘月及秋江獨  
夜團圓不永等句不但爲香菱結果影子且是黛玉  
寶釵小照

香菱會做詩引出許多能詩閨秀來若不於此時敘  
入則香菱講詩幾無了結之時撇上起下靈動順利  
薛李邢王四家親戚路遇齊來省却許多筆墨若逐  
家分起各敘頭緒旣繁文亦冗襍是文章併疊類敘

法

詩社是探春興起要留眾姊妹必該探春說起一絲不走

香菱得湘雲同住詩學自然日進借寶釵厭煩語敘出不用正寫妙極

寶琴可以入畫即於此時伏筆

琥珀戲頑反挑寶琴已有婿家又借此寫出黛玉與寶釵相得情況

寶玉借西廂問黛玉又借西廂解悟靈巧恰合又照應前文

各人裝束各有好看惟邢岫烟仍是家常衣服更為好看又伏下文鳳姐送衣寶釵贖當等事

寶玉吃飯慌忙賈母已知有事下回冒雪而來便不突兀

於賞雪聯句之前夾寫湘雲等炙吃鹿肉事雖近俗而雅趣倍加

平兒失鐲伏晴雯攆墜兒事

紅樓夢卷四十九終

繡像紅樓夢

第四十九回

十六

聚珍堂

紅樓夢卷五十

第五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衆人拈鬮爲序起首拈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名開出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這樣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

龍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  
我有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使不得我就不  
管了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  
是會作詩的起發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  
與後人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  
李嬌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裡李執便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尙飄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飾菱苗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梁饒葑動火飛瑄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生潮易掛疎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光奪牕前鏡

寶玉道

香粘壁上椒斜風仍故故

黛玉道

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鰲愁坤軸陷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

湘雲起來道

龍鬪陣雲銷野岸迥孤棹

寶琴也聯道

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如絮念征徭拘垓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剪剪舞隋腰苦茗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孤松訂久要泥鴻從印跡

寶琴接着聯道

林斧或聞樵伏象干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花緣經冷結

寶釵與衆人又都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接着聯道

空山泣老鴉塔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

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

黛玉忙聯道

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僵卧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台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貧懷箬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水漸沸

湘雲見這般自爲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灣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道到底說的是甚麼

湘雲道

石樓閑睡鶴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闕煖親貓

寶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時疑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脈脈

寶琴又忙笑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眾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  
看着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  
窮之時我聽聽還有甚麼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  
裡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

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絳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絳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絳道穀了穀了雖沒做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說着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絳笑道逐句評去却還一氣

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絳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的又說韻險了又整悞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菴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插着頑兒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爲答應着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狠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絳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絳點頭

道是一面命了鬢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準備  
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做一首  
寶釵笑道今日斷不容你再做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  
着了沒趣回來罰誓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  
做去黛玉笑道這話狠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設莫  
若揀那聯得少的人做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  
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  
多我們一概都別做只他們三人做纔是李紈因說綺兒  
也不大會做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  
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紅字

你們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  
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衆人問何題湘雲  
道命他就做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  
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了  
鬢忙已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過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  
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早又遞  
過一鍾煖酒來衆了鬢上來接了簑笠揮雪各人房中了  
鬢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  
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  
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

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好妹妹們讓我自  
已用韻罷別限韻了眾人都說隨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  
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枝  
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  
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  
各各稱賞誰知岫煙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  
出來眾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粧蝟寶炬

縉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又

李紋

白梅懶賦賦紅梅

逞豔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又

薛寶琴

踈是枝條豔是花

春粧女兒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着稱贊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想湘雲聽說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着手爐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

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罇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着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爲乞霜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人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詩只見幾個丫鬟跑進來道  
老太太來了眾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  
說着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篷帶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  
轎打着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  
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  
在那裡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  
了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着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  
踏雪眾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  
來至室中先笑道好像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  
說着李紈早命人拿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在當中賈

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喝吃我因爲天短了  
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  
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筋來親自  
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是甚  
麼東西眾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鵲鴉賈母道這到罷  
了撕一點子腿兒來李紈忙答應了爇水洗手親自來撕  
賈母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着纔喜歡又命李紈你  
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  
眾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倒儘下邊賈母因問  
你們作什麼頑呢眾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

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裡好頑眾人答應說笑了一會  
賈母使說這裡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着了涼倒是你四  
妹妹那裡煖和我們倒那裡瞧瞧他的畫兒趕年可能有  
了不能眾人笑道那裡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  
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  
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  
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裡外都嵌着石頭匾如今  
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裡的鑿着度  
月兩字來至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  
接了出來從裡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卧房門斗上有暖

香塢三字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簾已是温香拂臉大  
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惜春畫在那裡惜春因  
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  
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  
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着紫羯絨褂笑嘻嘻  
嘻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  
要我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們冷着了  
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到底我了  
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裡是孝  
敬的心我了來我因為到了老祖宗那裡雅沒雀靜問

小了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裡來我正疑惑忽然  
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  
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  
躲債來了我趕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  
給了他們去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  
着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罷再遲一回就  
老了他一行說眾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  
命人抬過轎來賈母笑着挽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  
着眾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  
琴披着烏靨裘站在山坡背後遙等身後一個了鬢抱着

一瓶紅梅眾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却在那裡等着  
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兒上配  
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  
甚麼眾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豔  
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  
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  
猩氈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眾人笑道我們  
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  
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  
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

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道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聞得寶兒說老太太心上不爽快因此今日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是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費姨太太不

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凌了鳳姐兒笑道姨媽仔細忘了如今現稱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粧心裡不快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姐倒得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偕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裡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

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  
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過  
來拿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  
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  
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閑  
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  
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庚八  
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他求配薛  
姨媽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許配梅家了因賈母尙未明  
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

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  
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  
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  
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許了  
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  
又是痰症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嘻聲跺腳道說偏不巧  
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  
說媒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裡看準了他們兩個是  
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  
鳳姐兒之意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

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囑咐惜春不  
管冷暖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  
把昨日琴兒和了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  
聽了雖是爲難的事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  
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去僧  
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回到家和綺兒  
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  
兩個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到該 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  
綺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就說道  
在止於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

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罷可是雖善無徵  
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說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  
又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爲  
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着  
問道可是山濤李紈道是李紈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  
個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  
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  
道妙的狠螢可不是甚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  
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兒大  
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

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唇却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着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謎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尙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想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一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剝了尾巴去的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編他編個謎兒也刁鑽古怪是的李執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况且你的詩又好爲甚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

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一個念道

鏤檀鐫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聲

家人猜時寶玉也有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瑯琊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啼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駭駢河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雲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

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家人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蘆雪亭聯句暖香塢製謎爲詩社極盛時從此以後漸有雪消香散之况

上回先寫寶玉看見紅梅此回接敘乞梅聯絡自然白海棠詩湘雲一人補題二首爲餘波紅梅花詩邢岫烟等三人各吟一首又寶玉另作乞梅一首爲聯

句餘波逍遙關照而文法復變化不同

李紈厭妙玉爲人畢竟是正經人黛玉攔住寶玉不要跟人畢竟是慧心人

四十一回中妙玉說寶玉若獨自一個來不給茶吃何以紅梅花寶玉一人去偏能折來且又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可見妙玉心中愛寶玉殊甚前說不給茶吃是假撇清此番分送紅梅亦是假掩飾

妙玉送寶釵黛玉梅花兩人不謝妙玉轉謝寶玉費心文人深筆

賈母至園中不但引出注意寶琴添入畫圖及薛姨



媽說破寶琴已許字梅家等說話且爲做燈謎接筭  
薛姨娘說寶琴天下十停走了五六停伏下回懷古  
十百燈謎

寶釵燈謎似是樹上松球寶玉燈謎似是風箏琴俗  
名鷓鴣黛玉燈謎似是走馬燈  
各燈謎或猜着或不及猜變換不板

紅樓夢卷五十終

紅樓夢卷五十一

第五十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將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  
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着看  
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栖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盡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殘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榑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 冰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笑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道得風流跡 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

離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却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爲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偕們雖不會看這些外傳不知底里

難道偕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偕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坟到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爲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那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一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

人皆知皆說的况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着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倚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覺得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他來求恩興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着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了頭子跟了襲人去分頭

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輪大車你們帶着坐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袂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裡來我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頭個了頭與周瑞家的拿着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着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着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賞你倒是好的但這件褂子太素了些如今

穿着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  
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  
笑道我到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  
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  
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眾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  
成年家大手大腳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  
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裡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  
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裡想  
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  
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眾人打扮體統了甯可我

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餛飩子似的人先  
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眾人聽了都  
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  
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  
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  
彈墨花綾水紅綢褂子夾包袱裡面只見包着兩件半舊  
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裡的哆囉  
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  
來一件是舊大紅猩猩氈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  
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氈的把這

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那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氈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着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選花不穀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爲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

來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遂坐單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嫵嫵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了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寶玉胡鬧兩個嫵嫵答應着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

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老嫗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牀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牀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與寶玉鋪牀晴雯

嘻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着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爲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偕們那薰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你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

雲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已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哈什笑道他叫襲人與我甚麼相干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着紅絢小綿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來的一件貂頰滿襟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手先倒了一鐘溫水拿了大嗽盂寶玉嗽了口然後纔向茶桶又取了茶盃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盃

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嗽了一嗽吃了半盃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嗽了口倒了半盃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



呀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唬死了他了偏你慣會這麼蠍蠍螫螫老婆子樣兒寶玉笑道倒不爲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儻或驚醒了別人不說俗們是頑意見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寶玉笑道好冷手我

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登的一聲門响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着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說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唬我去寶玉笑道這不是他不在這裡渥着呢我若不嚷得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已被中去麝月道你

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  
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檢好日子你  
出去白站一站兒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  
的銅罩揭起拿灰蹣重將熱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  
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  
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嘆道如何  
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  
吃盃正經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還要捉弄人明兒  
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  
聲說道不相干那裡這麼姣嫩起來了說着只聽外間房

內榻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上夜的老婆子說道  
姑娘們睡罷明日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俗們別  
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着大家方睡了至次日清早  
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  
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裡縱好到底  
冷些不如在這裡你就在裡間屋裡躺着找叫人請了大  
夫來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  
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  
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嫗嫗來吩咐  
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昨日冷着了些不是甚麼大

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裡更無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了老嫗去了半日回來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的爲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的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暖閣內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嚷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別人我就離了這裡看你們就一輩子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要起來寶玉忙笑按他道別生氣這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

後面只見兩三個管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裡的了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嫗放下暖閣上的大紅綉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出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尙有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嫗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臉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嫗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執己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

處了鬢迴避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嫗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嫗嬉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裡的了頭倒是個大姐那裡是小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去了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

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憑他有甚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嫗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打蕙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新來了

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

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常見他在  
那小螺甸櫃子裡拿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  
堆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榻都是些筆墨扇子  
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榻却有幾串錢於  
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篋籬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  
有一桿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  
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  
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  
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甚麼麝月聽了便  
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

了甯可多些了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僭們不認  
得戥子倒說僭們有心小氣似的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  
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  
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  
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些你拿了去完了寶玉道你  
只快叫焙茗再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  
理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診了脈後說病症也與  
前相做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  
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又減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  
孩兒們的藥雖疎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是傷寒

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  
狼虎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送我的那纔開的白海  
棠是的我經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人家坟裡  
的大楊樹看着枝葉茂盛却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坟  
裡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  
那麼大樹只一點子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  
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  
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  
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  
玉命把煎藥的銀鍋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

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弄的這屋裡藥氣如何使  
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燒藥  
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找正  
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  
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嬷嬷去看襲  
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  
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  
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等天煖和了  
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  
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

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裡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厨子女人在那裡單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厨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况兼象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交趾懷古似是馬上招軍俗名喇叭廣陵懷古似是柳絮青塚懷古似是匠人墨斗蒲東寺懷古似是紅天燈梅花懷古似是紈扇

寶釵前因黛玉行令說西廂牡丹曲曾規勸過一番今寶琴燈謎亦用西廂牡丹若不說另做未免偏袒此駁必不可少隨借李紈口中說不是看詞曲邪書爲之剖白前後不相干碍針線細密

寫鳳姐厚待襲人包給衣服是體貼王夫人之意卽順借平兒送給邢岫烟雪褂正合鳳姐之意真是一對有心人

襲人母死引起後文許多喪事又爲晴雯麝月親近  
寶玉之由及晴雯得病之根

太醫診脈看見晴雯手上兩根指甲長二三寸預爲  
七十七回晴雯臨危時咬下贈寶玉伏線

麝月取銀給醫生一節描寫紈袴公子不知物力及  
平日一切俱係襲人料理亦是補寫暗描法

紅樓夢卷五十一終



律